

清宫系列

末代皇儲

● 魏潤身 著



清宫系列

末代皇儲

魏潤身 著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末代皇储/魏润身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7. 3

ISBN 7-5059-2536-9

I. 末… I. 魏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②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0490 号

末代皇储

魏润身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永清第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.25 印张 2 插页 260 千字

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000 册

*

ISBN 7-5059-2536-9
I · 1875

定价: 16.90 元



· 作者简介 ·

魏润身：北京人，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5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，共发表长、中、短篇小说300余万字。其中《私情》获首届《长城》文学奖；《血沁》获第四届《十月》文学奖；《挠攘》获第五届《十月》文学奖；《顶戴钩沉》获《当代》征文奖。

1

北海、中海、南海，两天两夜的大雪给西苑披上了素雅的银装，白皑皑。白雪使天地之间的距离缩短了，贴近了。嵌入雪中的素尚斋、澄怀堂、云绘楼、同豫轩更显得灵秀、别致，似剪影，一幢幢镶入银白世界的剪影……

参天的古柏被厚厚的积雪压弯了枝杈，雪坨雪团忽地散落，激起一重“雾”，泛出一片“烟”，又使这亭台楼阁在雪白的烟雾中冉冉升腾。北国在雪的洗礼中悄无声迹，三海在这洗礼中犹为肃穆与静谧。

雪使天地合一了，然而视觉空间的变化却难以改变勤政殿的巍峨、仪鸾殿的壮丽。它们拔地而起，安然地屹立在太液池边，在白雪的映衬下更加凝重、神圣——权力，神圣的殿宇象征着大清国的命脉……

公元1900年1月31日（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），勤政殿内奏起了中和韶乐，满蒙王公文武百官齐聚殿内，他们向慈禧叩拜、向光绪叩拜，接着便向年方14岁的大阿哥爱新觉罗·溥仪行礼……

慈禧太后坐在正中的御座上，光绪皇帝居右，大阿哥溥仪居左，铜胎珐琅鹤的嘴里吐出一圈圈淡蓝色的烟雾，弥散在高大阴森的殿堂里。王公大臣们谁也没敢长跪翘首，他们看不清御座上三人的神色是什么样子。居左的溥仪在袅袅烟雾中也看不清下面，他的心突突地跳个不停，手心滑腻腻地出汗，从今天起，自己就成了储君，怎么可能呢，他从来没有想过，自己将来要当大清国的皇帝——

六天前，他正在端王府的花园里和几个姐妹与哥哥抖空竹，载漪阿玛突然慌慌张张地跑进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佛儿，快，快，大总管……来传旨啦！”

传什么旨？他从来没见过父亲这么慌乱过，传旨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？容不得想，他急匆匆随父亲来到前厅，出溜一滑给手捧圣旨的李莲英跪下了。接下来，他听到一个尖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：

朕以冲龄，入承大统，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，殷勤教诲。巨细无遗。迨亲政后，正际时艰，亟思振奋图治，敬报慈恩，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。乃自上年以来，气体违和，庶政殷繁，时虞丛脞。惟念宗社至重，前已吁请皇太后训政，一年有余，朕躬总未康复，郊坛宗庙诸大祀，不克亲行。值兹时事艰难，仰见深宫宵旰忧劳，不遑暇逸，抚躬循省，寐食难安。敬溯祖宗缔造之艰难，深恐勿克负荷，且入继之初，曾奉皇太后懿旨，俟朕生有皇子，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……

.....

再四恳求，始蒙俯允，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儀，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，钦承懿旨，欣幸莫名，谨敬仰遵慈训，封载漪之子为皇子。将此通谕知之。

.....

不明白，他不明白圣旨上说的是什么。李莲英走后，他看到父亲的脸色激动得一阵红一阵白。父亲还把额娘、侧福晋、格格、大哥都叫出来，郑重地宣布，从今以后谁也不准再管他叫溥儀，一律呼之为“大阿哥”。更使他不安的是，父亲一改过去那严厉训斥的口吻，在他面前说话竟然有些结结巴巴、战战兢兢，只要一见到他，便恭恭敬敬地垂手肃立，再也不敢正视自己的眼睛……

不相信，他始终不相信自己会成为什么皇储，前些天掏家雀把腿磕破了，额娘还把他好骂一顿呢。

此刻，自己与慈禧皇太后、光绪皇帝并排坐在御座上，他紧张得喘气都觉不舒服。下面的王公大臣一个也看不清，丹陛大乐越是震耳，眼前越变得模模糊糊。储君，储君的日子好玩吗？皇帝是一国之主，将来自己当了皇帝，不会治理朝政怎么办？对了，今天晚上睡在哪儿？他从小就有尿炕的毛病，要是万一——那怎么办呢？……

没有惊喜，没有愉悦，御座上的他，更多的是不安与惶惑。

从西苑出来，他第一次坐着十六人抬的大轿来到紫禁城。映入眼帘的色调太刺目了，茶碗、椅垫、被褥、床帷、轿帘、衣裤，样样都是明黄色。他如梦方醒般轻轻吁了一声：“啊……”他真的成了皇储，大清祖制规定，只有皇帝才能使用明黄色。如今，他眼前的一切都是明黄、明黄，刺人眼目的明黄色……

.....

“大阿哥，奴才给大阿哥请安来啦。”

刚刚用过晚膳，只见李莲英进来了。他赶紧趋步上前要跪下，李莲英早一把将他拉住了。

“大阿哥，打今儿往后，您就再不是当年的溥儀了，您已是大清国皇储大阿哥，哪有再给我们奴才请安的道理？”他的上嘴唇长长的，嘴角向下弯成两道弧。一笑，两道弧线冲上翘，松塌塌的眼皮眯成了一道缝儿。

“大总管，我……”他感到寂寞、害怕。去年夏天，额娘带他到颐和园去过几次，皇太后倒不怎么威严，常抓上一把荔枝、榛子给他吃。而眼前这个长着一张鱼嘴的大总管，却一直使他忐忑不安。他的目光总是那样阴冷、黯淡，让人见了不踏实。就连额娘、阿玛见了，都是一口一个“大总管”，两手总是不知往哪儿搁。如今，大总管变得这样和蔼，使他讪讪地又生出另外一种不自然。

“大阿哥，老佛爷又传懿旨，安排您明天就入弘德殿读书，卯入申出，日日不得有误。”李莲英边说边又回头看，拉下脸来问，“欸，赵庆远呢？”

“奴才在。”一个皮肤白皙、身材瘦弱的年轻太监赶忙上前来请安。

“从今日起，你就是大阿哥的贴身太监，一应服侍要样样周到，万一有误，小心你的脑袋！”

“喳。”赵庆远始终没敢抬眼睛。

“大总管，弘德殿在哪里？”溥儀一听让他明天就到弘德殿读书，心中更慌慌地打起鼓来。在端王府的时候他就不爱读书，常受父亲的申斥，入宫第二天便要继续读，他不知道弘德殿在哪里？再说，卯入申出，在家里也没有这么严的规矩，这一读就要大半天呢。

“大阿哥，一切都不要您操心，您歇息吧，什么时候睡，什么时候玩，什么时候吃，什么时候学，全都有人侍候您。”

“暖，暖……”

李莲英嘻着笑脸又去了。阿哥所内显得更加凄清。在端王府的时候，他就不喜欢那些大内赐用的太监，但他们既是大内赐用，谁也不能轻易轰走他们。奇怪的是，额娘、侧福晋们全都喜欢用太监，说什么“方便”。“方便”什么？看见他们便讨厌。眼下，阿哥所内院里院外有十几个太监侍候他，他眼前浮动的是一张张皮笑肉不笑的面孔，人人的下巴光光溜溜。别扭，他看着一切都很别扭。

宫女也有几个，她们悄无声息地来去，忙着打水、叠衣、铺被，谁也没有走近他。他不好意思细看她们的面孔，自己是个男人，怎能轻易和女人说话？

天色越来越暗了。赵庆远和另外两个太监端过一只铜盆来，侍候他洗了脸、脚，扶他上床睡下了。

透过明黄色的帷幕，他看见屋中红红的炭火熠熠闪亮。坐更的太监悄无声息，像影子一般站在院中。夜幕因白雪的反光显得并不怎么漆黑，但却更使人觉得大内的空寂与旷远。难道，这就是自己储君生活的开始？大清国的储君过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日子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……

朦朦胧胧，他攥紧的双手舒开了，明黄色的被褥、床帷、窗帘、椅垫、杯碗全都纠缠在一起，成为浑浑沌沌的一片。一会儿闪出绿光，一会儿冒出红光，一会儿又生出紫光。刹那，眼前现出一条五色斑斓的巨蟒，曲曲弯弯地向他逼近，爬来。他急得转身要跑，双腿却被明黄色的缎带紧紧缠住，双腿一步也迈不开。他紧紧地抱住脑袋，身子缩成一团。巨蟒依然没有将他放过，轻轻地爬到他的身边，一圈一圈地缠住他。他喘不过

气，大汗淋漓，就在它张开血盆大口，即将把他一口吞下的时候，他“啊”地一声惊醒了。

内衣湿透了，被子掀开了，他跳下床来大声喊：“额娘，额娘，我……害怕……”

赵庆远上前一把搀住他：“大阿哥，奴才在，您别怕。”

“你别离开我，你就坐在我床边！”顾不得讨厌什么太监了。大内之中的梦怎么这样可怕？还是在家里好，明天他就要告诉皇太后，他不愿再做储君了，他要回家，离开了额娘和父亲，他害怕哟……

2

“大阿哥，昨儿晚上睡得好吗？”

他面前，是皇太后那不失丰腴的面孔，是那双含笑的深不可测的眼睛。

“皇太后，我睡得好……睡得香……”

人的情绪、思想、意念是瞬息万变的。昨天后半夜，他一刻也没能合上眼，憋足了劲头要禀告太后，他不当储君了，要回家。此刻，乐寿堂内的威仪使他的情绪全变了，昨晚想好的话一句没敢说出口。怎么能向皇太后说昨天晚上睡得不好。入宫前父亲一再叮嘱他，是皇太后喜欢他，才选他入宫为储的。要报知遇之恩，怎能违拗太后的意愿呢。

“晚上少喝点儿水，有什么事勤使唤下人，啊？”慈禧慈祥地看着他。今天一大早，她就听阿哥所里的人传过话来，说大阿哥夜里做了噩梦，把褥子尿得精湿精湿的。

“哎，皇太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……”他脸儿发烧，知道太

后说的是什么。

“去吧，去弘德殿见见崇绮、徐桐二位师傅，好好念书，啊！”

巴不得三两步从乐寿堂中跨出来。入宫第一天，就在阿哥所里尿了炕，太监宫女知道了，总管、太后知道了，他堂堂大清储君，会让多少人笑话。

事情并不像他想象得那样可怕。上上下下谁也没提尿炕的事。从乐寿堂出来，他小心翼翼地被人带到弘德殿，拜见崇绮、徐桐二位老师，想不到他俩比端王府内的教书先生和善得多。他二人正襟危坐，张口称他“大阿哥”，闭口叫他“千岁爷”，并没有限令他学什么、读什么、背什么。就在他偷偷在《诗经》上画了一个戴眼镜的老头时，崇绮太傅看见了，却又成心闭上眼睛。太妙了，弘德殿的老师竟然如此随和，既不申斥他又不责罚他，每天“卯进申出”的半天，并不难过呢。

第一天从弘德殿出来，他沮丧不安的一颗心宽慰了好多。从6岁的时候起，父亲就给他与大哥溥仪请了一个名叫楚舒的师傅。他不爱读书，挨父亲的竹板，挨师傅的申斥。万万想不到，在弘德殿内读书却这般轻松，如释重负。

在阿哥所用过午膳，李莲英又来了，带他穿过御花园，经西一长街进入了养心门。

当年大总管在颐和园中的面孔再也不见了。他左手搭在轿杆上，一路小跑着带他来到西宫。进入空寂的养心殿，李莲英把所有下人屏退了，轻轻俯在他的耳边说：“大阿哥，这里将来就是您亲政的地界儿。”

昨天他刚刚进入紫禁城，今天李莲英就把他带到养心殿。千婴门、日精门、月华门、麟趾门，重重宫闱弄得他晕头转向，他不知自己被带到这里来干什么。

“大总管，这里不是……皇帝起居的地方吗？”隐隐约约，他

听父亲说过养心殿是皇帝起居亲政的地方。

“万岁爷不遵慈训，老佛爷早把他打发到瀛台住着去啦。”

哦，怪不得，怪不得恢宏壮丽的养心殿出奇的冷清。从正殿转到西暖阁，从三希堂又转到东暖阁来。金壁辉煌的养心殿内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书。皇帝的书真叫多，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四库全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一排排一架架，皇帝可真爱看书哇，和自己大不相同，自己怎么一见书就脑袋疼？

“大总管，皇帝的书可真多。”既有惭愧，又有钦佩，他情不自禁地说。

“万岁爷当初的书还多，”李莲英的嘴又往下一勾，“全让老佛爷给烧啦！”

“那是干嘛，烧的什么书？”

“都是康有为、梁启超秘密进的坏书，都是祸乱祖制的坏书。”

什么康有为、梁启超；什么“定国是诏”；什么谭嗣同、菜市口，这两年他也听父亲念叨过。不过，他不关心，不懂。现在听大总管说皇帝的坏书被烧了，他心里不由得一惊：连父亲在家中都没敢说过皇帝一句不好，大总管怎么在养心殿内就敢无视皇帝？

“大阿哥，”李莲英带他把养心殿这座“工”字形的殿宇细细转过一遍之后，然后又把他带到正殿的御座前，“您坐在这里试巴试巴，这个位子是你的！”

“我，我只还是储君，皇帝他……还，在呐……”他吓得惊慌失措，这怎么行，这是只有皇帝才能坐的宝座啊。

“大阿哥，您虽没即位，可万岁爷他离经叛道，忤逆天意，被禁在瀛台反躬自省，您已经是实实在在的皇上啦！”说着，他硬是把他拉到龙案之后坐下。

“大总管……”

“别动，大阿哥，奴才李莲英，祈祷苍天保佑，愿您早日亲政！”他闪身给他跪下了。

李莲英为什么迫不及待地想让溥仪坐到养心殿的宝座上来？这里自有他性急的缘故。

几十年来，李莲英参与了离间奕訢与安德海，继而使东太后密令丁宝楨处死安德海之后，他又帮助慈禧免掉了奕訢、毒死了慈安，不可一世，他成了紫禁城中举足轻重的势力权阉。十几年前，他将妹妹李菊英引入宫来，几次请慈禧做主，撮合光绪纳她为妃，这样，他这个阉宦就可以封侯晋爵，成为位尊荣极的皇亲国戚。岂料，光绪皇帝不但奚落难堪了他，还说他身为紫禁城内的大总管，带头亵渎大清祖制——汉人之女怎能为嫔，阉宦之妹岂能做妃。

痛心疾首，此事令他痛心疾首。可是，光绪是名正言顺的大清皇帝，他深恶痛绝又有什么法子？东风总向西，北风却有转南时。一场戊戌变法使他寻到了出气的机会，活该！早就该把无后的皇上废掉，早就该把他从养心殿内赶出来。

前一阵，荣禄、奕劻、载漪几次与老佛爷密谋立储之事，他全都知道。在底下，他还添油加醋地撺掇，比荣禄几人还急。为什么？他还另有一番算计：反正慈禧活不过光绪，万一她死了，自己的下场好得了吗？当然要快选一人顶替光绪。昨天举行的立储大典，使他久悬的一颗心放下来，于是雀跃不已。他要分一半心对付好大阿哥，如此，他的后半辈子才能高枕无忧啦。

溥仪刚从御案后走出来，他又把他领到大殿东北角的一具刀架前：“大阿哥，您知道这把刀是哪位先王用过的？”

他怔怔地看那把宝刀，只见刀柄由亮晶晶的水晶做成，弯弯的刀鞘上镶嵌着宝石、螺钿、翡翠、玛瑙，斑斑灿灿耀人眼目。他伸过手去轻轻抽出宝刀，那刀亮闪闪发出道道寒光。隐

隐约约，刀刃上还有斑斑血痕。刀真好，可他哪知是哪位先王用过的。

“这刀……”

“它是康熙皇帝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时用过的宝刀！”李莲英意味深长地一动眼珠，“万岁爷要用这把刀杀了老佛爷！”

啊？皇帝要杀皇太后！他惊得瞪圆两只眼睛。

“所以，老佛爷立您为储，您可不能学万岁爷的样儿，恩将仇报，忘恩负义呀！”他捏着光溜溜的下巴说，“想当年老佛爷待万岁爷多好，打小儿就搂着他睡觉呢。”

“大总管，我可不会那样，我要一辈子，报答皇太后……”

从养心殿后边的吉祥门出来，他的心又沉重起来。皇帝怎么还要杀死皇太后？自己如何报答太后的恩德？大总管说自己现在就已经是实实在在的皇帝了，那自己怎样当好这个皇帝呢？好累啊，只在养心殿转了一圈，回到阿哥所他便瘫在了床上。

……

夕阳把阿哥所殿堂的檐脊镶上了一道金边。没有心思温习崇绮、徐桐两位师傅留下的功课，他让赵庆远带他到御花园里去逛逛。刚才匆匆从御花园穿过，那里的假山、翠竹、亭桥、楼阁显得那么玲珑、别致，还是那里好玩，他要到园子里边玩玩去。

冬日的御花园，依然松柏常青繁花似锦。

雪后，参天的古柏格外苍翠，居中的钦安殿在松柏的掩映下富丽端庄。钦安殿的两侧，东西一凸一凹的绛雪轩、养性斋前开满了红色、白色、粉色、黄色的梅花。徐风乍起，阵阵幽香扑面而来。溥儀高兴得大口吸着，好香啊！端王府内也有梅花，哪有这么香这么艳。他猫腰掐了一枝，凑近鼻子使劲吸：“真好闻！”又递给赵庆远，“你闻闻，能把人香个大跟头呢。”

赵庆远刚刚接过那枝梅花，溥儀早已越过梅丛向后走去。他

急匆匆地赶上来：“大阿哥，慢，慢！”

原来，溥僊看见了建在小桥上的澄瑞、浮碧两座亭子。他一蹦一跳地来到澄瑞亭边的桥栏，伸着脖子一看，惊喜地叫起来：“鱼，老大的金鱼！”

御花园后面的堆秀山前，有一泓清澈的碧水，即使在三九天里，它也不结冰不封冻。多少年来，历代皇帝在这里放养了许多名贵的金鱼，有的已养到二尺多长，七八斤重。这些金鱼成群结队从澄瑞亭桥下游到浮碧亭，又齐刷刷地游回来。它们不怕人，只要上边投下食物，这些金鱼便万头争抢，会荡出雪白的浪花，翻起重重的波纹。

二尺多长的大金鱼，溥僊开始还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定定地看了一会儿，突然要脱靴子：“小赵子，回去拿一根绳子，把我吊下去抓鱼玩！”

瘦瘦的赵庆远愣住了，昨天还不爱说话的大阿哥今天怎么这般淘气？数九寒冬的日子口儿，怎能下河去捞鱼？他瞪大双眼小声说：“大阿哥，万万使不得，您会冻坏身子的！”

“我不怕，你快去拿绳子。”

在端王府的花园里，冬天他常把花园的水池凿开，站在冰面上，与大哥溥僊一块儿捞鱼玩。额娘总怕他们冻了脚，可谁脚也没有冻坏过。今天见到这不结冰的池水，当然更想下去摸一摸。

“大阿哥，您可是大清国的堂堂储君，随随便便地脱靴下水，要是让老佛爷知道喽——”赵庆远不是吓他，老佛爷最讲体统，大阿哥这样做还成何体统？

“那……”听到提起皇太后，他把扒下的靴子又穿上了，“那，那你去给我拿一个鱼竿来。”他秀气的大眼一转，想起了在后海钓鱼的情景，既然下不得水去捞，钓鱼也满有意思。

“大阿哥……”比溥儀大不了几岁的赵庆远为难了。大总管嘱咐自己要照顾好大阿哥，他怎能让溥儀在这里钓鱼？这些鱼都是先王放养的，哪里有钓着玩的道理。再说，大阿哥在河边嬉戏，万一要有个闪失，他哪里担待得起？他伸手要让他从跨着的栏杆上下来，“大阿哥，这样太……”

“快，我要钓鱼，要钓鱼！”溥儀突然从汉白玉的桥栏上跳下来，他那白皙的瓜子脸涨红了。连个贴身太监都不听自己的使唤，他还算个什么储君？刚才大总管带他连养心殿的亲政御座都坐过了，还说自己已经是实实在在的皇帝了，难道——皇帝连钓个鱼都这么麻烦！

看着大阿哥那涨红的脸，赵庆远只得急匆匆地跑回阿哥所。幸好，那里有过去众阿哥到西苑垂钓的鱼具，他拣了一副好的，又拎了一只水桶跑回来。

此时的溥儀，早已等得心痒痒，他抓过小赵子递过的鱼竿，一下甩到池子里。

“大阿哥，鱼食，鱼食！”赵庆远赶紧把揣来的一块点心拿给他。

“哦，我忘了。”他脸一红，掰下一块点心就要插在鱼钩上。

“大阿哥，那就都碎了，得用嘴嚼嚼才成。”

“快，你快嚼啊！”他把点心和鱼钩又一块儿推给他。一年前，父亲带他到恭王府做客，他和恭王府的几个小伙伴到后海钓过鱼。那次用的鱼饵是蚯蚓，一钩就勾在鱼钩上，对，鱼最爱吃蚯蚓了，应该用蚯蚓来钓鱼，“喂，你快挖点儿蚯蚓去。”

这不是开玩笑，大冬天怎能挖出蚯蚓来？赵庆远边嚼点心边解释，上好鱼钩给了他。他顾不得什么鱼饵，一下把鱼钩甩到鱼池里。那些鱼忽地一下围过来，他信手将鱼竿往起一抡，嘿！一条红地黑花的大金鱼被钓上来。他伸过手去抓住它，那条半

尺多长的金鱼还一个劲儿地扑楞呢。

真有意思，这里的金鱼可真好钓，记得去年在后海，他们半天才钓上一条小鲫鱼，把耳朵都冻红了，哪比得了在澄瑞亭下痛快。

接下来，他信手一放鱼竿，就又钓上一条来。连着钓了三四条，只是没有钓上一条够一尺的大金鱼来。

“小赵子，下来，咱们到前头放竿去。”他发现，那些特大的金鱼机灵得很，它们不常浮到水面，要想钓到大鱼，只能到距水最近的池边，把竿深深甩下去。

赵庆远当然不愿让他往下去，距水近的桥栏还很低，要是用力过猛，万一甩出竿子带下人去怎么办？

“大阿哥……”

玩兴正浓的溥僂攀进桥栏站到凸出的桥墩上，抡圆鱼竿又猛地一甩——咦，钓住了一条大的！轻轻往上拉竿，不动；惊喜地再使劲，鱼竿绷弯了，鱼线拉直了，还是拎不起那条大鱼来。

“小赵子，快来帮我拉。”

赵庆远只好翻进桥栏，和他一块儿拽鱼竿。下面钩得很死，拽不动。

“看来这不是鱼，准是被水底的水草挂住了。”

“什么水草，钓到了大鱼！刚才我看见了，二尺多长的呢。”他在桥墩上左摇右晃，“从这儿拉，来，使劲儿。”

没容赵庆远再出手，四只眼睛同时看到了被绷弯了的鱼竿拉起的東西——手！胳膊！鱼钩钩住了一具尸体的袖子，钓起的袖子带起一只灰白浮肿的手来！

“额娘，阿玛……”赵庆远刚一打愣，溥僂扑通一声栽入河中。